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三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九

石刻十二經并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易九石書十石詩十六石周禮十七石儀禮二十石
禮記三十三石春秋左傳六十七石公羊傳十七石
穀梁傳十六石孝經一石論語七石爾雅五石五經
文字九經字樣共十石每石七八層高七八尺廣三
四尺不等正書題首
隸書在西安府學

周易九卷

王弼注

上經下傳
共二卷

韓康伯注

繫辭說卦
共二卷

又王弼略例一卷

經文不錄

十二經
皆仿此

尚書十三卷 孔氏傳并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於不倫雅詰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蒼虞以下訖于
周芟夷煩亂翦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
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
經口以傳授裁廿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
之義廿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
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
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所知者爲隸古定
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廿五篇伏生又以籀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
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
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
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探賾
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
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
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
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手詩廿卷

鄭氏箋

周禮十一卷

鄭氏注

儀禮十七卷

鄭氏注

禮記廿卷

鄭氏注

月令一卷李
林甫等注

御刪定禮記月令表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

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奉勅注

臣聞昔在唐虞則靈象日月散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
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
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
在營室有拘怙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
泊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
資革弊允屬更宜 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
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約建爰準攝
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
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

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
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
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
宣城大司馬齊光又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
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
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

綸旨極思何

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議深罕測學淺無能

莫副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春秋左氏傳卅卷 杜氏集解並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

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
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擴紀而備言之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之
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闕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天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也此蓋春秋新意故傳
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尊直
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書
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
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

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假許田之
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王
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
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
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
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
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
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
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

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此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別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義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屢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

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
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
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
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
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
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
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次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

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靈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靈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泯是故因其靡數附其行事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麇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

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
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
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
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
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
亦無取焉

後序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
籽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
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

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
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
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
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於遠國也
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
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
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
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廿年蓋魏國之史
記也推按哀王廿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
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廿七年楚懷王之

卅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廿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卅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卅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廿以爲後王年也哀王廿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

河陽卽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
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
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
疑洞當爲洞卽左傳所謂焚澤也齊國作來獻玉磬紀公之
甌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
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
尙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和集疏左
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
春以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
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放大甲

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尙書叙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春秋公羊傳士卷 何休學并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一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

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
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
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
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恨先師視聽不決多隨二創此廿之餘事斯豈非守文
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
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穀梁傳士卷 范甯集解并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
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且俗

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
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
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
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
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皆脩德
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束遷征伐
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
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
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積細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墮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
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激言隱
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
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忘公
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丘諫爲
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
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
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
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
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

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弃其所
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
善靡從庸得不竝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
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
與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哉靡定故有
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
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惜也左氏
豔而富其失也巫黻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
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
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

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
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
則有何巖之訓釋穀梁傳者進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
經師匠辭理典據旣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
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
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積匍匐墓次死亡無
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
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早
沒天寶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
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孝經一卷 明皇御注并序

序同石臺孝經已見八十七卷不錄

論語十卷 何晏集解并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廿篇皆孔子弟子記

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

及子驪成等傳之齊論語廿一篇其十篇中章句頗多

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尉王吉皆以教授

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

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

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廿

一篇篇次不與齊

魯論

同安昌侯張禹不受

魯論兼講

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
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
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鑿就魯
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大常王肅博
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
解中閒爲之訓解至于今多失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

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妥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

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

孫邑光祿大夫

臣鄭冲散騎

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

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爾雅三卷 郭璞注并序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摠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号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搗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旣辯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容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樛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竝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

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劍其取礫
塞其蕭恨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

為音圖用祛未寤

輒復擁

筆清道企望塵

躅者以將來

君子為

亦

有涉乎此也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二百三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

五十二字

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
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
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
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臣栢嵩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
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
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
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
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

金石錄卷二十一
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棗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
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闕間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閒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
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
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
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
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

羽者白鄴請輦入城鄴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鄴然之乃遷置於此卽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一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學府一之北牖子且伴圖來視厥旣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一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一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典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

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
璧琬炎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
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没入其貲有欲
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卽建言崇飾增廟非古
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於公
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
序旁啟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
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
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
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

在於是自周末至隨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
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
有敝惟鑑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
始而憂百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
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
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
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
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
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
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

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持

新移石
經記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爲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華

下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

石墨
鐫華

國子學石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未有年月一行題
名十行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
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
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
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克詳定石經宮新
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竝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
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愚
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爲石壁九經雖不
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

之乃知經中之繆其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
于左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作裒悔吝者言乎
其小疵也言誤作存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周易
繫辭下第八脫下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作
少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作於决必有所遇脫所
字蠱則飭也飭誤作飾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也
字姤遇也姤誤作邁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終來
有他吉他作它剛健篤實輝光輝作輝君子以治歷
明時歷作歷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如嚮嚮

作響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宇

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

繫辭下同

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問以

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明明也明辨晷也辨吉凶

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并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

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

下添一也字賁亨小利有攸往利不添一貞字其先

誤而後改者略例筌誤作荃愈誤作喻二无誤作無

皆卽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中第七周易繫辭

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
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
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安 尙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
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
字臣下罔攸稟命令誤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循乃汝世警世誤作誓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
誤作予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
命無之字其旁注者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
言是用是字旁注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間干

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小戎序國人劍矜其車甲

甲誤作田舒慢受分慢誤作憂予尾脩脩脩誤作脩

戎車既飭飭誤飾以祈黃耆祈誤作祁涼曰不可涼

誤作諒無此疆爾界界誤作介侯疆侯以疆誤作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雖雖鳴鴈雖作雍之死矢

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

同和鸞雖雖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以絕

之也以作而維塵雖兮雖作雍既匡既敕敕作勅其

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尙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

西離肅離和鳴有來離離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

其先誤後改者抱衾與裊裊誤作稠不瑕有害瑕誤
作遐鱸鮓發發誤作撥樽沓背憎樽誤作蹲如彼
遡風遡誤作愬駟駟牡馬三章牡皆誤作牧皆卽其
誤改之云何其盱臚其字添 周禮女史八人史誤

作使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作邦內饗豕盲視而
交睫豕誤作施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總誤
作絲牛人軍事其其犒牛犒誤作槁司市市司帥賈
師而從賈誤作胥肆長掌其戒令令誤作禁鞮鞻氏
府一人一誤作八鬯人榮門用瓢齋用誤作明司几
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大司樂大磬磬誤作磬王

大食三侑侑誤作宥大師令奏鼓鞀鼓誤作瞽大祝
四曰禳禳誤作榮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凡以
神仕者仕誤作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大司馬旗
居卒間居誤作車妨胡之笥笥誤作筍矢人前弱則
俛俛誤作勉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疔瘍者
疔上多一有字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
字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
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儀禮士冠禮捷柶興
捷誤作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袒誤作祖福髻
橫而奉之奉誤作拳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肸醢脯誤作醢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
敗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
以其擊訝誤作之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室西
上脫一而字甄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日字士喪禮
祭服不制倒誤作到少字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
作禮主婦設服衣以袂誤作移下同祝延尸死誤
作婦有司適一誤作一枋挑誤作桃主婦洗爵于
洗爵字一誤作一而一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
尸受爵尸爲主大降洗爵爵誤作解下主人實
爵竝口上曰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其與今文不同

而兩通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
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要有大夫
二字 禮記御剛定月令在曲禮前月令人乃遷徙
徙誤作徒其器闕以奄奄誤作掩檀弓上周公蓋耐
耐誤作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禮器饗帝於
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
作譬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子去夫公子衆
士食粥脫衆士二字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
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
其人而後行而誤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澶惡脫家字儒行慎靜而尚寬
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
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歲壹漆之壹作一樂記
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
作於雜記下泄桺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汜拜
衆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中牖
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
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昏義祖
廟既毀教子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

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
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卽其誤改之春秋左
傳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
疾誤作侯十年伐戴戴誤作載桓二年故封桓叔于
曲沃故誤作政六年楚之羸羸誤作贏以類命爲象
類誤作德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僖三年公子
友如齊涖盟涖誤作泣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姬寘
諸宮六日宮誤作公公殺其傅杜原款傅誤作傅七
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
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轄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

金石錄卷一百一十一
三

名之且誤作國二十五年昏而傳焉傳誤作傳
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清郤穀可穀誤作嬰三十一
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親東傅于濟傅誤作傳三十
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作人爲從者之濟淹誤作流文
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作賜享江干芊誤
作芊二年廢六關關誤作闕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
作曰十二年犬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邾誤作封宣
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誤作殺二年晉侯伐鄭
及鄭鄭誤作延商紂暴虐紂誤作討四年秋公如齊
秋誤作利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八年殺諸絳市聳

誤作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郟之間師誤作帥十五年
吾獲狄土土誤作士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巷郟
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乎誤作平十八年凡自虐
其君曰弑虐上多一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
師誤作侯且辟左右且誤作旦七年尋蟲牢之盟蟲
誤作蠱十七年楚公子囊師襲舒庸囊誤作橐襄十
年子蟜曰蟜誤作矯今伐其師今誤作令十四年士
鞅反反誤作及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
聘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作舍所不嗣事于齊者
事誤作是天子令德天誤作夫二十一年樂盈過于

周過上多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作
卑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井堙木刊堙誤
作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二十七年父
子死余矣余誤作餘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二十
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晏誤作宴文子使召之召誤作君慶氏之馬善
驚馬誤作焉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蔡景
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單公子愆期期誤作
旗駟帶追之駟誤作四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
作令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作逆三年少姜有

寵而死姜誤作齊知而復從復誤作弗四年恃險與
馬馬誤作焉五年娶於子尾氏娶誤作聚君若驩焉
好逆使臣若誤作苦九年無囿猶可囿誤作宥十三
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盧十四年楚子使
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宗誤作宋二十年余不忍
其詢詢誤作詢取人於萑苻之澤苻誤作符二十一
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作咸二十五年土平出
奔楚士誤作氏邊卬爲大司徒卬誤作卽二十五年
季公鳥生申申誤作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
堀定元年榮駕鶩鶩誤作鶩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

誤作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作伐十年駟赤誤
侯犯曰赤誤作亦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蔡
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
作爲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二十
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
者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爲
卿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
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字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
誤作稼三年曷爲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生母

相見死母相哭母字竝誤作母死母誤作母死六年
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末誤作未下同十年宋人蔡人
衛人伐載載誤作戴桓二年日有有則此何以書脫
一有字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莊十九年此其言
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三
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刑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
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年
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咿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文四年其謂
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作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

誤作耳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作憂臧宣叔者相也
叔誤作公襄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邾婁人脫人字十
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作
作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昭
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立煬宮宮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作其哀四年盜殺蔡侯
申殺誤作弑六年齊國憂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
字十四年顏淵死子日子士多一孔字其與今文不
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桓六年

簡車徒也徒作馬滯乎蔡乎作于十一年祭仲者何
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
常月也是月下要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弑君而
何而作如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以君
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貶焉爾
一作壹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二十九年爾殺
吾君殺作弑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
作訴哀十四年有麇而角者麇作麇其先誤而後改
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閔元年盍弑之
矣使弑子般弑竝誤作殺僖十二年葬陳宣公宣誤

作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鞏侯誤作師昭二十五年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皆卽其誤改之 春秋

穀梁傳隱元年父者何傅也傅誤作傳四年弑而代
之也代誤作伐九年所挾也挾誤作挾莊七年則是
雨說也雨誤作雨下同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誤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二十
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年內大夫
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宣
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瑩來

聘瑩誤作嬰二年三年同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

作王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上多一非字哀元年
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
弗誤作不下同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僖十七年
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脫公字文六年處父主境
上事事上多一之字成五年帥羣臣而口之前作率
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賜也
爾愛其羊爾誤作汝不知其仁仁誤作人子使漆雕
開仕雕誤作彫再斯可矣斯誤作思三人行三上多
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再有子貢侃侃如也
有誤作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言而不與

一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何德之衰衰
下多一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
乎爾作耳人潔已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爾雅替戾底廢誤
作底底翻羃也翻誤作駟皇華也誤作華皇赫兮咍
兮咍誤作烜是刈是漶漶誤作獲木謂之虞木誤作
本何鼓謂之牽牛何誤作河澤烏瓌瓌誤作瓌苧麻
母苧誤作苧樓橐含樓誤作樓祝州木祝誤作祝魚
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燕白脰鳥鳥誤作烏揚鳥

白鷺楊鳥誤鷺鷥鳥醜鳥誤作烏鳥鵠醜鳥誤作烏
曆大曆誤作火曆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
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
皆四言也則當爲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廿有
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爲廿字卅字今改經
文而爲廿卅字非矣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虍虍
號號饗澎笄禡字皆同避太祖諱淵字皆缺筆作泮
媯字亦作媯避高祖諱世字皆缺筆作世泄作洩繼
作魏棄作弃勛作勛葉作葉深揀揀媮揀揀皆改
從云民字缺筆作彳氓作毗岷作岷泝昏緝瘠磻皆

愍盛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豫
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适字皆缺筆作迺避德宗
諱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純字皆缺筆作紉避
憲宗諱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湛字皆缺筆作
湛甚作甚榘作湛避敬宗諱乃若高宗諱洽中宗諱
顯睿宗諱旦元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
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
不祧者也元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開府元龜寶
歷元年正月

太常寺禮院上言元宗廟諱准
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

文宗則今上也古者

卒哭乃諱故生不諱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

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
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又黎持二記

但言韓建劉鄩石而不言補刻

夫建隆三年劉從又修文宣王廟記言天

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爲坊守移太學并石經於此

中子歲昭宗遷雒之年許國公者韓建也元祐五年

黎持新移石經記則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

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

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卽唐尙書省

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漕陝右以其處崖下命徙

置於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二說不同朱彝尊曰

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爲保大軍

節度推官歷雍汴滑兗從事性後唐至光祿少卿晉

高祖名之辭以老退歸關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

集五十卷其事散見於冊府元龜惜歐

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然成字缺筆

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

金石文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

漢復

始爲補刻以成完

書

池北
偶談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開成二年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焜等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等并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曝書
亭集

顧寧人博學多聞考据不苟卽石經辨析處一點畫未或輕易放過真古來善讀書人也惜相去數千里不能縮地就正之

金石錄補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卽黎持正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爾雅凡十二經不止九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孟子尙雜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爲四書也然此十二經之外張參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樣與之並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一無損失則以吕公置諸學校之故也然漢魏石經

亦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以洛陽帝都
屢遭大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爾

石經
攷

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
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本
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舊庫內書
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
宏經籍之遺葉夢得石林燕語稱柳玘序訓言其在
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
若九經之有雕板實始後唐詳勘者馬鎬陳觀田敏

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經
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四門博士李鶚
書惟公羊前三禮爲郭暎書至顯德二年又校勘經
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

石經攷異

太學石壁九經舊唐書謂爲有乖師法誠然但此必
須大有學識之人方能審定修舊書者學識想必不
高而敢爲此言不知於意云何至於顧氏金石文字
記所駁今試逐條攷之每有無誤而妄駁使石經受
其冤誣者又明趙燭石經鐫華云云竊以補字誠爲
紕繆然旣別刻小石不與原文相亂則聽之可也予

所得石本乃從現在石上搨出其補字爲別刻小石
與原文不相攙雜尙自顯然顧氏所據乃裝裱成冊
者因裱匠取流俗邨塾中九經本按照前後用後人
所補嵌入裝合輻湊竟如一手搨出者顧氏久客西
安目擊此石乃不加詳核輒疏甚矣如周易君子以
裒多益寡顧云裒誤作裒案石經毛詩小雅常棣原
隰裒矣釋詁裒多也而說文無此字俗本周易作裒
多鄭荀董遇蜀才皆訓取則當作攄古以音近假借
故作裒作裒則非又其孰能與此哉俗本與下有於
字顧遂云脫於字亦非力少而任重古本如此不知

何人改爲力小顧反据俗本駁石經云小誤作少亦
非遭遇也俗本作姤說文女部無姤字在新附卦名
古必作遘石經前已从俗作姤矣於此尙存一古字
而疋部遘字正注遇也與見部覩遇見也相似顧氏
習於俗學不足以知之顧又言有與今文不同而相
通者如終來有它吉云云愚謂毛詩邶風柏舟之死
矢靡它小雅鶴鳴它山之石石經皆作它古字猶存
顧乃以爲與他可兩通非也大畜輝光顧亦以爲與
輝兩通不知本作輝石經是也作輝則非可與祐神
矣顧又以爲祐可與佑兩通不知說文祐在示部助

也而人部無佑字又部右字下徐鉉曰今俗別作佑
則二字不得相通也又其受命也如響顧亦以爲與
響兩通不知說文有響字無嚮字石經作響是也尙
書臣下罔攸稟令令訛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二條皆唐石經爲地震倒損後人補刻之誤而顧謬
以爲唐人之誤太誓中王乃循師而誓補刻如此顧
云狗誤作循案說文彳部有徇字注行示也引司馬
法斬以徇晉人僞尙書變作徇石經於夏書允征邁
人以木鐸徇于路用之而左傳僖二十八年殺顛頡
以徇於師成二年郤子使速以徇襄十年帶其斷以

徇於軍之類並同漢食貨志亦云徇於路想石經太
誓亦必作徇補刻誤作循但說文作徇不作徇此已
非是俗乃又變爲狗說文犬部亦無此字新附亦無
顧氏指後人補刻作唐人之誤又以其不從俗作狗
爲非則謬矣乃汝世誓世誤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攻
位于洛汭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予三條
一皆後人補刻非唐人之誤顧據裱成者妄駁顧氏又
據尚書中旁注者三條內一條予有亂臣十人臣字
旁注顧意謂卽開成時脫落旁注也畢氏關中金石
記以爲謬謂旁注謬也而不能定旁注者爲何人其

意則以爲凡旁注皆非開成畢說甚是愚謂石經襄
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此穆子約
太誓文非引書故未遭妄人硬攙臣字至昭二十四
年劉子謂萇宏曰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論語子有亂十人則亂字旁
添注一臣字其字與太誓旁注者皆偏側天斜不成
筆畫皆後世妄人添注非唐人之舊知者惟陸德明
論語釋文云云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要
之隋唐間僞孔安國尚書杜預左傳盛行下里邨師
見書孔傳云治理之臣昭二十四杜云治臣遂妄添

臣字然德明習問古義猶直斥其非開成亦仍不用也若添注果出開成何以論語尚書并左傳共四處皆同竟如有意脫落故爲旁添弄此狡獪有是理乎知旁注皆出後世妄徒畢說確甚太誓雖皇甫謐偽造時猶近古古學尙存取左傳綴緝成文決不加臣字白露敗缺且攷襄二十八年疏引鄭元論語注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闕夭散宜生南宮适本無臣字故文母無嫌劉原父不通經妄据俗本生疑改文母爲邑姜遂有妄人取唐石經四處皆爲填補臣字然尙畱襄二十八年一罅至明古

義蓋廢汲古閣刻五處皆直作亂臣矣以上專就易書兩經除顧氏不誤者不論其餘各條摘出論之石經不誤顧妄駁者半後人補刻之誤謬指爲石經之誤者半此外各經未暇徧攷皇侃論語疏久亡近始從日本傳至或疑爲僞妄也然亦作亂臣愚則斷其必非皇本之舊卽邢昺疏本臣字昺之時劉侍讀謬說未出昺未必敢遽于正文中直增一字必南宋人增攷周家賢后妃如后稷之母姜原太王之妃太姜王季之妃太任文王之妃太姒見於毛詩者則有大序及周南關雎等篇大雅大明絲思齊皇矣生民

魯頌闕宮篇至邑姜則見於經傳甚少惟昭元年左傳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杜預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叔成王之弟如此而已釋地續攷得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廟北齊王晞有賦宋政和五年有姜仲謙謝雨碑如此而已不料竟以此易去文母充十亂中婦人之數此趙宋勅論唐以前未有釋地亦以爲十亂之一閻氏之學未能免俗石經有旁注者有卽就其字一改之者究不知出何人顧亭林指爲晁公武改畢氏引惠棟云晁公武以蜀石經增改愚謂石經在唐未

列太學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棄之野外朱
梁時劉鄩守長安輦入城置唐尚書省西隅宋龍圖
閣學士呂太宗始移府學而建亭焉公武宋南渡後
人足迹不至長安彼時因張浚富平之敗此地已入
於金公武河由到此而增改其字或蜀廣政中刻石
經南宋公武知成都或有所改若西安石經公武斷
無改之之事顧惠說皆謬補刻別刻他石固矣予
所得本除周易末尾已殘缺外尙書末云西安府學
官葉時榮生員王堯典王汝魁鐫字卜大臣毛詩末
云西安府學訓導薛繼愚生員王堯典張尙德鐫其

周禮末但云張尙德刊儀禮末云大明萬歷戊子春
三月吉補經府學官葉時榮蜀緜州人生員王堯典
王汝魁鐫字匠卜大臣禮記末無名左傳末學官生
員已漫但見生鄭二字又云卜大慶刊公羊末云咸
寧儒學訓導楊于庭陳倉人張尙德刻穀梁孝經論
語爾雅皆無名九經字樣長安學訓導王元吉補修
生員馬攀龍趙嶠云王堯惠其實則堯典非堯惠也
舉筆便誤如此 李鼎祚周易集解繫辭不言分章
數孔氏正義則言分章自盜之招也以上爲第七章
此下卽接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劫而後掛此下卽接

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此下卽接乾之策至可與祐
神矣此爲第八章此下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爲
第九章此下卽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此下卽接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云云李鼎祚分雖有異而其文
之次則無不同開成石經用王弼韓康伯本故分章
與正義同而文之次亦皆同予藏有元至正丙戌虞
氏務本堂刊周易程朱傳義每卷首並列伊川程頤
正叔傳晦庵朱熹元晦本義東萊呂祖謙伯恭音訓
者卷九繫辭上盜之招也下卽接天一地二至天九
地十傳云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簡編

失其次也本義云此簡本在第十一章之首程子曰
宜在此今從之音訓云天一至地十今本在十一章
首按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天一云云天數五云云又
程氏張氏並云天一云云合在天數五上又天數五
節本義云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攷單行
本伊川易傳只有上下經無繫辭別有河南程氏經
說第一卷卽說繫辭更定錯簡之說在此朱子用之
自夫子贊易下至唐代千數百年從未聞繫辭有所
謂錯簡者伊川始特勅此論然經說中仍按原次以
爲說朱始毅然更之前明通行本皆遵之其實此經

文義相承本無錯簡也天一云云在第十章首而朱
云十一章首者朱分章與正義異 穀梁定十一年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
傳宋公之弟未失其弟也石經失去及仲佗石彊十
五字宋公之弟辰下直接未失其弟此書石經者筆

誤編 蠅術

右國子學石經舊唐書譏其字體乖師法近儒崑山
顧氏尤詆之于於癸巳歲取石本校勘再三乃知此
經自開成初刻以後幾經後人之手乾符修改一也
後梁補闕二也又自旁注字大約北宋人所作三也

若明人補刻闕字則別爲一石不與本文相淆而世俗褻潢者欲經文完具乃取明刻翦割聯綴之遂不復別識顧氏所舉石經之失大半出於明刻而援爲口實不知其爲裝潢本所誤也若旁注之字惟易書詩春秋論語有之其尤戾於古者如易觀卦象添日月不過四字書卦比干墓式商容閭墓上閭上俱添之字詩從夏南南下添姬字上入執宮功執下添子一字錫山土田錫下添之字山下添川字田下添附庸二字歲其有有下添年字詒孫子詒下添厥字春秋姜與子犯謀下添飲之酒三字旅弓矢千弓下添十

金石文 卷一百九
二
茲二字奸絕我好我下添同字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公下添弃字我下添同字童子言焉子下添何字余
狐裘而羔袖余下添猶字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添
掩字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使下添視寢二字是將行
而歸爲子祀行下添乎字其四國當之之下添六物
之占四字今子少不颺少下添貞字而告于知氏氏
下添范氏二字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添哉字多
陵人者皆不在在下添矣字皆淺陋非唐刻之舊或
謂晁公武據孟蜀石經增入非也公武撰石經考異
在乾道庚寅帥蜀之日其時長安已非宋地公武何

從增改之且公武所舉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十二
經皆有之而石刻旁注祇有易詩書春秋論語其非
公武所作審矣惟春秋六物之占一條與公武所舉
適合然孟蜀石本經文卽用開成舊本公武作攷異
乃以長興國學板本校勘得之而又自言石經固脫

錯監本亦難盡從則公武亦非專信監本也予故謂
旁添之字必是北宋人依監本增改然監本出於田
敏敏經學疏淺又在唐元度之下固難深信矣太平
御覽所引經文間與旁添之文相合亦卽據當時監
本非別有古本也朱梁所刊惟儀禮左氏穀梁三經

間有數段蓋經韓建築城委棄之後輦來城中偶有
損失而任意補之非奉朝命故字法醜劣亦無師承
所謂自郃以下無譏者矣乾符修改與石本互有
得失當分別觀之夫今人得宋槧本尚知云而愛之
此經刻於唐世同時儒者譏其蕪累固所不也越今
已及千年世間不復見有唐本而此石嶽然獨存乃
以繆戾譏之甚矣其惑也 周易十卷與今本異有
君子以裒多益寡裒作褻力小而任重小作少繇卦
姤遇也姤作遘攷說文無裒字鄭荀諸家易皆作攄
取也褻从衣从采采與孚同則褻亦與攄通矣力少

而任重章懷注後漢書亦引之今本改爲小則與知
小句重出姤字說改亦不載古文易作造而鄭氏從
之王輔嗣改就俗體獨此一字未改此古文之僅存
者石經勝于今本正在此等而顧氏皆以爲誤蓋古
學之不講久矣略例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筌字初刻从艸後改从竹按說文無筌字筌蹄之語
出莊子外物篇崔誤注筌香艸可以餌魚則从艸者
爲正後人不知而妄易之 尚書十三卷第三弟四
弟五弟十一字畫似經重刻泰誓予有亂十人亂下
旁添臣字春秋襄廿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廿四年

余有亂十人論語子有亂十人俱有旁添臣字陸二元
朗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者非邢昺始據誤
本增入臣字故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唐以前無
此說也予謂石刻本增加字皆北宋人所作觀於此
益信說文獸訓飽厭訓窄經典多借厭爲獸字此
經萬年獸于乃德爾雅豫射獸也皆从正體此亦石
經勝於今本之一證 毛詩二十卷詩以十篇爲什
惟二雅周頌爲然若魯頌止四篇商頌止五篇不能
成什故但云駟詒訓傳那詒訓傳相臺岳氏本與石
經同今本稱駟之什那之什者誤矣予尾脩脩石刻

作脩脩脩有蕭音故中谷有推篇與歎叶宋高宗御
書石經亦作脩說文本無脩字也賈用不售初刻作
讐不遐有害初刻作瑕如彼遯風初刻作懃按說文
無售遐二字晉人賦云懃流風而獨寫正用詩語此
則後來改本不如初刻之善矣涼曰不可涼非諒此
用鄭義訓諒爲信無此疆爾界作介此從陸氏釋文
顧皆以爲誤亦未深攷爾 周禮十二卷牛人軍事
共其犒牛石刻作犒攷說文無犒字小行人若國師
徒則令犒禴之注引鄭司農說犒謂犒師也春秋傳
使展喜犒師服虔云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然則犒

爲犒之古文也攷工記娒胡之筭注云故書筭爲筭
杜子春云當爲筭筭讀爲彙按說文無筭字石刻上
半雖殘缺下半从句不从可其爲筭無疑筭與筭字
形相似讀筭爲彙聲尤相近也至如大司樂王大食
三宥宥與侑通大宰邦甸之賦今本譌爲郊甸凡以
神土者今本譌爲仕皆當依石刻正之顧氏轉以石
本爲誤殊不可解若地官序官一篇遂師當承遂人
之下鄙師贊長鄰長當承遂大夫之下而各自跳行
中川下士六人當承川衡之下中川非官名而亦跳
行此則書石者之無學劉昫所譏殆爲是歟 儀禮

十七卷士昏禮燕禮二篇皆後梁重刻而燕禮篇尙存元刻五六行鄉射禮重刻者三之一聘禮重刻者大半此外皆元刻也而書法較之它經稍劣然監本毛本此經多脫文賴有石刻後人得以校補厥功亦偉矣士冠禮啐醴建柶與與士昏禮啐醴建柶與之文同今本建譌爲捷鄉飲酒禮尊者降席席東南面與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之文同大夫卽尊者也今本脫一席字鄉射禮闈人爲燭於門外與大射之文同今本燭上多大字少牢饋食禮尸受同祭于豆祭與有司徹同祭于豆祭之文同今本受同譌爲

同受此以前後篇參觀之而決其可信者也有司徹
主婦洗于房中與少牢主婦洗于房中之文同今本
洗下多爵字則與特牲文同予謂少牢有司二篇皆
有主婦贊者授爵之文則洗爲洗爵可知特牲無贊
者授爵一節故云洗爵此古人文字之密或疑此有
脫文者失之矣喪服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諸畜
石刻爲下本有君之二字按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
也則經文當有此二字大功章云大夫之妾爲君之
庶子與此文正同可證君之二字不可省今本皆無
之石刻亦已磨改乃知初刻之精審乾符修改幾於

不知而妄作矣。禮記二十卷以御剛定月令弟一
曲禮弟二曲禮下弟三檀弓弟四檀弓下弟五王制
弟六文字與今本異者以相臺岳氏本校之多相合
乃知倦翁正俗之功大也。曾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
下有肺字按注云舉肺脊以經文但言舉故以肺脊
實之且肺脊兩物如經文言肺不言脊正義亦當申
明之矣。岳本及衛湜集說本皆無此字其爲後人妄
增無疑也。喪大記子大夫公子食粥今本公子下有
衆士二字蓋因上有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
之文相涉而誤按下文上䟽食飲水卽衆士也則衆

士不在食粥之內矣學記燕辟廢其學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石刻辟皆作譬蓋用鄭義岳本皆作辟而圈去聲亦依鄭讀也緇衣章義瘡惡今本義作善蓋後人依尚書改之陸氏釋文引皇侃云義善也又云尚書作善可證古本不爲善矣君奭曰在昔上帝岳本在昔作昔在石刻亦作在上帝而在字之上有闕文必與岳本同間傳柱楣翦屏今本柱作拄拄俗字岳本作柱而圈上聲用陸德明音得其正矣他如豐耗之耗作耗廢

疾之廢作癢鏗鏘之鏘作鎗一个臣之个作介皆當以石刻爲正 春秋三十卷內宣公上下俱經後梁重刻上卷尙存元刻五六行下卷重刻者僅三之一若僖公篇亦有數段似出後人重刻如僖六年而補釋縛之縛皆譌爲縛救譌爲殺與他卷全別定公篇一亦似重刻越句踐之句他卷从口此从厶是其證也然較之後梁刻本則字迹遠勝之矣顧氏於此經所摘誤字甚多今攷之大率明人所補或係宋梁所刻非唐本之舊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此據陸氏釋文非誤也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經書錫

傳書賜故注有謝賜命之語非誤也宣三年晉侯伐鄭及延今本作鄭說文亦以鄭爲鄭地然地名从邑多由經師增益廩延字亦無邑旁也宣十八年凡自內虐其君曰弑今本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可省成二年且辟左右石刻且作旦夢必在夜則旦義爲長昭三年少齊有寵而死今本齊作姜亦石本得之定元年營駕鷺今本作駕駕字說文無之依正文當用鷺假借同音則駕亦通也哀二十六年四方其順之正義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是古本作順也今本作訓乃後人滋詩文妄改顧氏皆斷以爲誤果

孰誤而孰否乎若石刻之勝于今本而顧所未舉者
襄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
齊字予謂左氏義例至精一言不可增損此傳子太
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也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
以別之其餘諸卿已見于經知悼子不書晉太叔文
子不書衛高子容何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
義者也昭元元也蓋曰天乎今本天作天天與亡相
對故云鮮不王稔也昭二十五年吾聞文成之世謂
文公成公也文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皆作文成今
本作文武誤哀元年猶有妃牆嬪御今本牆爲嬪

說文無牆字陸德明云牆本又作牆或作牆漢隸并
旁字或變从广牆與牆實一字也哀二十六年越梟
如舌庸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今本舌作后以國語
證之亦當爲舌又如皇戊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
戌从一唯衛公叔戌从戈从人板本往往剽殺非得
石本何由決其異同以是知石刻之可貴也公羊
十二卷與今本亦多異同如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
今本賤作賊諫注云賤不爲諱則當爲賤也僖廿六
年乞者卑辭也今本乞下有師字據疏云乞者至若
辭則不當有師字也宣六年此非弒君如何古文如

與而通當從古爲如也成二年郤克眚魯衛之使今
本眚作眚說文有眚無眚當以今本爲長然陸氏釋
文音舜又丑乙達結二反从下二音當爲眚从舜音
當爲眚石刻蓋據陸初音也襄廿七年攜其妻子而
與之盟今本攜爲挈注云挈猶提也按上文已有挈

其妻子何氏無注注于此句之下知當爲攜字注中
挈字亦攜之譌提攜爲登韻故轉相訓也襄廿九年
爾弑吾君今本弑作殺按下文云爾殺爾兄兄言殺
君言弑詞有輕重之別石刻爲長定元年不襄城也
今本哀爲蓑說文哀訓雨衣正字蓑俗字亦當从石

刻也惟成十年經無冬十月注云去冬者惡成公今
石刻依左穀增入非何注義矣 穀梁十二卷襄公

篇爲朱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僖公篇亦似
後來重刻却不避城字顧氏謂昭定哀三卷亦朱梁
補刻則攷之殊未審矣隱元年貝玉曰含石本與監
本同顧氏謂石經作殊玉欲以糾刻本之誤豈其然
乎定元年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今本脫郊字石刻
止存郊之變而四字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顧
謂該誤爲郊又不然也 論語十卷願車馬衣裘衣

下旁注輕字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當

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
做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陸氏釋文
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
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
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氏義疏云車
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
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
入非其舊矣無求生以害人今注疏本人作仁而疏
中仍有害人字蓋明人依朱本校改猶幸改之未盡
以石刻證之益明白矣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九字皇本無之石刻亦無此節宋人增注于旁非
唐本之舊矣至如我三人行必得我師寢不尸居不
客漆雕之爲彫皆據陸氏釋文而顧氏以爲誤何也
孝經一卷與今本無甚異同惟序文庶有補於將
來石刻無於字爾雅三卷文字與今本異者多勝
於今本如釋詁底底止也釋文底丁禮反底之視反
後人疑其重出輒改底爲廢不知注中替廢連文乃
訓替爲廢非本有廢字也釋言檣柱也今本皆从手
旁按說文檣柱砥古用木故从木非从手也華皇也
今本皇在華上按釋文亦先華後皇釋天四氣和謂

之玉燭今本氣作時李善注文選引此文正作氣也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爲孟苜莢渠今本渠爲渠澤烏
菴今本菴爲藁苧麻母今本苧爲苧蒙王女今本王
爲玉釋木味莖著今本味爲莖狄臧棹今本臧爲藏
釋鳥鷺白鷹今本分楊鳥爲工字皆當依石刻正之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西華縣志卷之四

碑

西安府學大成殿後舊爲碑林今稱碑洞經始於宋
元祐庚午龍圖閣學士呂大忠自明迄
本朝屢加輯治余以乾隆壬辰歲政務稍暇進訪古刻
見屋宇傾圯經石及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悚息復議

興修前後堂廡皆鼎新焉旋於土中鏤得舊刻數十
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者編排甲乙周以闌楯明
代及近人所刻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
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諸永久壁經貞
石頓復舊觀後有好奇者舉而弗替可也

關中金
石記

鄭覃創立石壁九經舊史詆其蕪累近顧亭林校武
本亦云謬矣非一余嘗按金石文字記輒卽顧氏所
摘誤字少爲推證使世知石經所書其與今異者必
多得之古通義或亦有晉宋舊本非盡可訾也易繫

詞力小而任重顧云小誤作少案儀禮鄉飲酒禮主

人少退注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又少逡巡少亦作
小特性饋食禮挂于季指注季小也釋文作季少定
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云本亦作小君正義
曰少君猶小君也路史少昊幣文作小顛周書亦作
小顛少者小之文古文止用小是也是少小爲古通
用蠱則飭也顧云飭誤作飾案鄭本王肅作飾又姤
遇也顧云姤誤作邁案釋文引薛云古文作邁鄭氏
易同是姤與邁古今字又詩邈邁相遇釋文云邁本
亦作迤迤邁古並通用尙書臣下罔攸稟令顧云令
誤作命案命猶令周禮大司馬犯令陵政注令猶命

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月令命宰呂氏春秋作
 令宰是命令為古通用王乃徇師而誓顧云狗誤作
 循案孔傳狗循也左氏傳文公十年國人弗狗服氏
 作循云循順也見御覽引是狗古通作循予有亂臣
 十人顧云臣字旁注案注脫文也顧氏云此者蓋因
 有亂十人視為定本臣字為後世附益

九經古義
有是說

攷

魏略文帝詔周武桐予有亂臣十人虞在武帝時所
 引固若此又云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間顧云
 子下干下容下各添一之字案史記引書此文並有
 之字是此添注皆非妄人詩戎車既飭顧云飭誤作

飾案呂氏春秋舉難篇舉難爲非則行節注飾讀曰
飭飭飾音相近蓋亦通用字涼曰不可顧云涼誤作
諒案涼彼武王韓詩風俗通並作亮論語君子不亮
作諒書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閩漢五行志作涼陰
字一音而文凡三是涼亮諒皆一字無此疆爾界顧
云界誤作介案漢書地理志界休縣後漢郭太傳太
界休人今並作介薛君章句介界也又以二字通釋
蓋字從同故兩書之皆通侯疆侯以顧云疆誤作疆
案說文本作曷古字省又與疆通月令可以美土疆
注土疆強藥之地季夏紀注疆界畔也釋文疆曷也

李翕天井道碑以疆爲疆馮緄碑以疆爲疆衡方碑

以疆爲疆楊孟文石門頌綏億禦疆安平相孫根碑

以寧土疆是疆古並作疆

賈誼新書啟疆辟疆天子之事也匡謬正俗當音爲

疆場然則石經疆作疆依音通之亦是也周禮太宰

三曰郊甸之賦顧云郊誤作邦案他本郊甸亦作邦

甸與石經合又注內明云邦甸二百里疏亦言三曰

邦甸之賦鄭孔所見皆可依司几筵設筦筵紛純顧

云筵誤作席案士虞禮記几席設如初注古文席爲

筵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

之筵席通矣大射儀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爲筵是筵

與席爲古今字又特牲饋食禮扉用筵郭注爾雅引
作扉用席文選東京賦注引周禮正作設筵席紛純
覲禮疏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云設莞席
紛純等信其古本亦如是也大司樂太師令奏鼓棟
顧云鼓誤作瞽案古今人表瞽作鼓是瞽與鼓亦同
用

大戴禮瞽夜誦詩注賈誼云瞽史誦詩然
瞽與鼓聲誤也案此亦瞽字省作鼓耳

儀禮大

射儀坐授瑟乃降顧云授誤作受案士昏禮梧授玉
玉篇曰梧授也授亦作受特牲饋食禮婦拜受爵注
今文授爲受月令授車以級呂覽亦作受是授與受
古今通用字士喪禮祭服不削顧云削誤作到案呂

氏春秋愛類篇王何其到也注謂惠子言行何其到
逆相違背也太元經上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測曰
升堂顛到失大衆也事上九到耳順注到耳逆問也
漢書匈奴傳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說文云不
順忽出也從到子果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
懸字到義皆作倒到卽倒古從省文禮記月令其器
闕以奄顧云奄誤作掩案昭二十七年傳使公子掩
餘史記作蓋餘韓非子說林將攻商蓋書又作商掩
孟子誅紂伐奄故此奄掩蓋皆字異而義同白虎通
引公羊傳亡國之社奄其上今亦作掩淮南子原道

訓注淹讀曰奄漢隸字源郭仲奇碑掩忽徂亡嚴訢
碑掩忽摧臧義作奄漢書叙傳掩有東土並作奄是
掩奄亦古同用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顧云五
辟字皆誤作譬按鄭注辟猶喻也釋文謂譬喻也鄭
氏解正與譬同論語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弓人
辟如終繼釋文辟音譬此以音字作正文或亦古字
從省也詩豳風正義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
辟字而借聲爲義此又可舉證若有一个臣顧云个
誤作介案釋文个一讀作介尙書作介又釋文云一
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又作个公羊傳文公十一年而

况乎我多有之雖一介焉斷斷焉無他技孔光傳授
納斷斷之介此卽約舉秦誓爲文已作介後漢杜詩
傳注引書曰如有一介臣文選註引若有一介臣石
經之立在文宗開成二年李善註引作介介當屬古
本無疑後徐氏以介列爲俗書云亦不見義無以下
筆明堂左右介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襄三年傳一
介行李石經介亦作介與介二字相易久矣不必
執一爲斷春秋左氏傳僖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顧
云新誤作親案書金縢惟朕小子其親迎鄭注云新
迎馬季長本亦訓親爲新詩東山鄭箋親迎周公注

仍訓爲新此舊作親而後人轉釋爲新大學在親民
程子亦讀作新是也文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顧
云錫誤作賜案覲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書禹
貢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入賜錫土姓錫亦作賜
攷司馬遷往孔安國問故所見是紀引賜古文也詩
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爾雅釋詁錫賜也易王
三錫命禮記亦有三賜之文新唐書高祖本紀熙生
天賜舊書賜作錫此益證賜與錫爲古文可並用也
宣二年趙盾弑其君夷臯顧云弑誤作殺案殺三傳
文類如此悉宜讀如弑釋文于隱四年殺例云弑本

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倣此是也周語晉侯
殺宋庠補音殺申志反亦讀爲弑宣十五年吾獲狄
土顧云土誤作士案古土字皆作土呂刑有邦有土
史記作有士呂覽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
剛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土世本相土作乘馬汲郡
古文同而左氏傳作相土古今人表亦作相土漢碑
藝文多以土爲士是石經所依者與古同襄十七年
所不嗣事於齊者顧云事誤作是案洪範五者來傳備
史記作五事後漢荀爽傳作五趨注趨是也事與是
古亦通用襄二十一年欒盈過于周顧云過上多奔

楚二字案別本變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人略之
石經所據與別本同又此傳前文妬叔虎之母美而
不使今石經使字下旁添視寢二字質之論衡引此
傳正與此同由此以例奔楚蓋非妄入矣昭二十一
年傳毀其西南石經下有子朝奔郊四字顧氏杜解
補正又引石經不以爲衍是石經較今文多者亦可
據如此三十年單公子愆期顧云期誤作旗案論語
巫馬期呂氏春秋作巫馬旗管子小匡莖子期爲理
期一作旗二十七年傳免餘復攻甯氏顧云餘誤作
余案隸釋故民吳仲山碑父有余財義作餘余亦古

從省昭二十一年傳心是以感感實生疾顧云感誤
作咸案易咸彖詞咸感也從省感卽作咸上文寃則
不咸釋文云本或作感咸古文感是上旣云寃則不
咸故下云心是以咸從咸非誤公羊傳宋人蔡人衛
人伐載顧云載誤作戴

左氏傳伐戴顧云載誤作戴

案左氏傳作

戴釋文戴音載穀梁傳同公羊傳釋文載如字木或
作戴然則石經亦從或本也周頌載弁俅俅郭氏爾
雅註引作戴弁俅俅哀十五年傳景伯負載劉光伯
亦作負戴鄭詩箋載猶戴也釋名戴載也其通爲訓
義又如此况左傳釋文內正作伐戴載字林亦作戴

是左氏舊本已作載陸氏所引爲不妄石經其亦依
諸此也僖三十年歸惡乎元虛也顧云乎誤作于案
王制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白虎通引乎皆作于
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漢石經乎作于與下句比乎
于蓋同字耳

見黃伯思東觀餘論

桓六年傳淫乎蔡乎作于顧

氏又以與今文不同而得兩通是自相戾也文四年

其謂之逆婦姜與齊何顧云何誤作河

爾雅何鼓謂之牽牛顧云

何誤作河金石文字記隨龍藏寺碑何人爲河人以爲理之不可通其誤與此同

案漢吳公

碑柰何作柰河唐契苾明碑父河力史亦作何力詩
景員維河箋河作何河與何古同用廣雅河何也又

通釋如是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顧云百誤作
伯案漢書食貨志有仞伯之得師古曰仞謂千錢伯
爲白錢集古錄毛伯敦銘龔伯彝銘伯庶父敦銘伯
俱作百是百亦通作伯宣十五年然後歸爾顧云爾
誤作耳案論語女得人焉爾乎爾漢石經作耳玉簾
引論語亦作耳爾與耳亦兩通論語爾愛其羊顧云
爾誤作汝案皇侃義疏正作汝子使漆雕開仕顧云
雕誤作彫案皇氏作彫又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釋
文雕作彫公羊傳注禮天子雕弓詩行葦正義引作
彫爲子穴略篇亦云天子彫弓是雕與彫爲一字再

斯可矣顧云斯誤作思案三國志諸葛恪傳引夫子
曰再思可矣皇氏作再思斯可矣較今本多一字不
知其仁及無求生以害仁顧並云仁誤作人案古之
賢人也古本人亦作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韓勅造
孔子廟禮器碑人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元
明僧紹作仁栢人道因碑作栢仁二字古同用捫蝨
新話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
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
蓋是假借用之此益可爲証三人行顧云三人上多
一我字必有我師焉又云有誤作得案釋文正作我

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作必有

陸氏蓋兼此二本收之證以史記孔子世家必得我

師亦以有作得何氏注亦言我三人行皇氏作我三

人行必得我師殆由魏晉間人相傳是本有是字

九經

古義亦云顧氏習俗不考告夫三子顧云三上多二字案皇氏有

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顧云脫之字案皇氏本無

之字何德之衰顧云衰下多也字案莊子人間世云

何如德之衰也漢石經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問

也來者猶可追也三句較今本並多也字皇氏本亦

多也字爾雅替戾底廢顧云廢誤作底案釋文正作

底底翹蠹也顧云翹誤作翹案宋本翹作翹與石經
合皇華也顧云誤作華皇案釋文先華後皇孛麻母
顧云孛誤作孛案釋文作孛此皆陸氏所收古本信
可據依而顧氏惟從監本校勘石經又漫無所旁推
宜其以偏證獨斷從而失之也至云凡經中二十字
三十字石經皆改經文而爲廿卅字非案漢石經論
語卅而立年卅而見惡焉古本經文已如是又考工
輪人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枝鄭注云故書十與上二
合而爲二十字此尤見石經非無據也顧氏是正文
字不爲不審然猶不免小有失而况學顧氏之學者

與書之以誌警也。論語石經字旁注者於貧而樂
下注道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如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鄭元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皇侃義
疏亦作貧而樂道此古本皆有道字之徵今率從脫
文矣舊唐書云石經脫貧而樂道道字使後人因循
不改未必非此書之作倘信然哉

授堂金
石跋

五經文字序例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
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
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
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
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
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
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
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
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以六
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
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凡十
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

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
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
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門外謂之
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
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
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
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
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書
猶□□□□□□□□□□□□□□□□□□□□□□□□
職事之病上言其狀 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

尚書省參幸承 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其

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

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 謂若借后爲後辟爲避大爲陸
太知爲智之類經典通用

氏釋文自南祖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

固當以此正之 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則定月令依
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 卒

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參

古之士且知所歸至其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或

體 若隸篆同物禮經相舛爲遠同姓春
秋互出詁故同義詩題交錯之類 音非一讀 若鄉

鄉爲嚮取材之材爲哉兩音
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 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

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旁而已猶慮

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

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

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尤

得六書之要

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明古文作坐篆文作聖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

有不備者求之字林

若禱福道遙之類說文淵略今得之於字林

其或古體

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

若宜變爲宜晉變爲

晉之類說文宜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

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

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

若者變爲壽與變爲

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

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

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

亦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
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
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龜十一年六月
七日司業張參序

文刻全書後不錄

九經字
樣仿此

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七月
十八日書中興書局刻字人魚宗會

新加九經字樣壹卷

右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
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鑑度狀准太和漆

年拾貳月伍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
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
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就正
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
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
傳寫乖訛今與按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
爲新加九經字樣壹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
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
用證紕誤者其字樣謹隨狀進上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牒

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門下
侍郎平章事李固言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
章事覃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使司徒兼中書令使
新加九經字樣序

覆定石經字體官朝議郎權知沔王友翰林待詔
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麟度撰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總明伏以龜
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
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是遂

微臣之上請許於 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龔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謬著爲定體号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旁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媿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

當開成丁巳歲序謹上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
大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漢石
經著爲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曰大歷
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
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
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
積六十載崩剝汙蟻泯然不鮮今天子尙文章尊典
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博士公肅韋公肅遂
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

壻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
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漢
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
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大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
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
一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
孫自牧於文乃
一順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朱梁
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
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爲也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

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

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

金石文字記

唐人以說文字林取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

改經文之日

唐書藝文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

篆籀之

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所書景龍觀鐘

猶帶篆分遺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
繁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
失甚有功于學者

日知錄

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
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
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
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興問國學記
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大和間祭酒齊暉司業韋公肅
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
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

華載有玉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
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
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
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
畱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
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
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
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
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
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

至大歷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
僅一見于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
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
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
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
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
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
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
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山
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

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
反失于摹搨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摘摭星宿遺
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
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
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
者東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以告學者云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
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元
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
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勅立石經今長安所

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于元度也王伯厚
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
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

曝書亭集

唐張參撰五經字樣三卷其石刻至今猶存末書乾
符三年毛詩博士孫自牧以家書重校勘定則此刻
在僖宗朝明矣乃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代宗大歷
中所刻子嘗疑之今考唐封演問見錄謂天寶十年
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無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
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考驗參遂撰五經字樣
書于太學講堂之壁是大歷未嘗刻石之一證也又

考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云是大歷未嘗刻石之又一證也不知振孫何據而云然然此經之書壁在大歷十一年上距天寶十年已二十六年矣參卽博證廣搜何須若是之久意參校定在天寶而書壁則在大歷以中更安史之亂也且書壁未必卽出于參參在天寶中已爲司業必無閱二十六年仍守一官之理疑是時參已不在卽使猶在書亦決不出其手蓋特因其較定之經非必欲其親書于壁如漢蔡中郎之所爲也况禹錫之記謂再新壁書而孫自牧乃特記書壁之歲月則此經非出參手書益明

矣

羣書
疑辨

玉海云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以考正俗體譌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根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言者謂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按中興書目五經文字五卷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

撰序曰詔委儒官勘校經本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拾疑文互體受法師儒取說文字林蔡邕石經陸德明釋文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非經典文義所在皆不集錄顧氏旣於九經字樣詳加採錄獨於五經文字考中言之寥寥夫二書皆附石經以傳皆有功於

石經且五經文字爲九經字樣之所從出焉獨得闕

故書此補之

書錄解題云五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尚制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

按此與九經字樣爲兩書

石經攷異

五經文字三卷唐張參撰里貫未詳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

傳序稱文宗定五經劉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誤也
考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
石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
三十五字依偏旁爲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五
經壁記云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
經書於講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酒皞博
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
牘而高廣背施陰關使衆如一觀此言可以知五經
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版至開成閒乃易以
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

考冊府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
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
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此書刻木在印版書甫創
之初已有之特其木不傳耳今馬曰璐新刻版本跋
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
然曰璐雖稱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尚存
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脫去宰字註十九字蓋
字併註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真焉
九經字樣一卷唐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
書知其開成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大和七年

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
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
四百二十一字依倣五經文字分爲七十六部蓋二
書相輔而行當時卽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
地震二書同石經並損闕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
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閒傳寫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
不免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
方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註某反
或註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註者則云
某平某上就四聲之韻以表其音是又二書義例之

異云

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

右五經文字三卷國子司業張參撰成於大歷十一年洎開成中始刻于石朱錫鬯謂參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子攷唐書李勉傳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又常袞傳袞始當國議增給百官俸時韓滉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趙基皆少給之是則史于參事固不止一再見矣吾於勉傳見參之見重友朋又於袞傳見參之不阿貴近參雖無傳未爲不幸也石刻參字下从彡後

人妄改從小 右九經字樣前載開成二年八月十
二日中書門下牒牒尾列銜者六人曰工部侍郎平
章事陳夷行曰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曰門下侍郎
平章事李固言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
章事覃並與唐書宰相表合鄭覃以僕射不書姓唐
宋故事如此曰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下注使字而不
名者劉從諫也攷本傳大和初拜司空六年入朝明
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云檢校司徒而宦
官仇士良傳稱澤潞劉從諫上書請清君側士良沮
恐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則傳蓋漏此事矣傳

云進司空而三公表無之當是檢校司徒非真拜也
表于檢校官例不書曰司徒兼中書令下注使字姓
名俱不書者裴度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也

潛研堂金石文

跋
尾

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自北宋至明未嘗彫版其損
闕漫滅處當悉存其舊毋庸臆補近有祁門馬曰璐
刻本自謂舊購宋拓石經因依樣繕寫彫版於家塾
然以石經校之每有字畫尙存而肆意改竄者繆稱
宋拓僞蹟顯然孔繼涵刻本又據馬本合諸王堯惠
補字以補石經之缺戴氏震稱爲核訂精審然以石

經校之仍多字畫尙存而肆意改竄者又其偏旁違
屢如目爲目月爲月廿爲廿之類盈萬累千是其踏
駁視馬本又難道里計也 九經字樣狀牒結銜頗

用俗字自序已後結體謹嚴點畫不苟每以今字寫
說文形模不失而異同亦不少說文是木版轉刻固
不若石本之可憑也武林趙氏昱嘗得是書舊鈔本
凡十九翻有文淵閣鈐記蓋明御府物全氏祖望有
跋謂是王荆公所定本荆公欲作新經先成字書詳
見宋會要案宋會要世所罕見但謝山非謾言者或
有然也余攷玉海宋重和元年以張參唐元度所選

辨正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
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則
趙氏所得或是重和本然其書經進給發後又不知
歸誰氏今無從借觀可惜也

嚴可均唐
石經校文

藏書印
御覽
御覽
御覽
御覽
御覽

周漢五令厥費皆歸百計也

蘇武出使匈奴最重也本然其物無復併錄於文不取

文宜重似趙宦也夫而歐歐世世其存年則實之也

蘇武出使匈奴最重也本然其物無復併錄於文不取







